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九十六回 搜相府貪賊敗露 證國賊瓜葛相連

詩曰：作惡難逃自古言，奸謀敗露命逃難。
貪賊誤國欺君王，今日弗遮前日愆。

話說文武五位大臣帶兵一千把龐府圍了，不獨府中家人驚慌，連王仁太監困住府中，慌張無主，一字也說不出。這班家丁到底不知圍困他府中何故，只得開了府門逃走。王仁是心懷了鬼胎的，趨趨縮縮，正要踱出府門而走，豈知五位大臣進了府堂。有呼延千歲，環眼圓睜，喝令將他拿住，待遲一刻，拿去見聖上。這王仁道：「乃是貴妃娘娘打發我來探望國太的。呼延老千歲，不要認錯了的。」呼延千歲說：「本藩不管你，到聖上跟前你再講話！」此時，龐國太還未聽明白王仁之言，急急忙忙走出外堂，就說聲：「列位大人，我家不犯朝廷律法，為何眾人帶兵前來吵鬧，是何緣故？」包爺叫聲：「國太休要心煩，我們奉旨而來，要取西遼國送來的幾件寶貝。聖上要拿去看看的，問國太藏在那裡？快即拿出來罷。」國太說：「大人哎，這是沒有的。」包爺說：「送禮之人，現在金殿上，國丈親口說出是有的，國太休得推辭，快快拿出來，以免動搜。」國太說：「大人哎，實真沒有，叫老拙那裡去覓來？」崔爺說：「包大人說他，還不肯拿出來。」文爺說：「不必論理了，且去搜來。」蘇爺即吩咐眾人速速分頭查搜。這百餘人即領命查搜，龐府家丁紛紛逃匿。此是國太已心震膽寒說：「相公不知如何露出機關的，平日我時常叫他及早回家鄉去罷，可恨他日延一日，只說不妨回答於我。今朝倘然搜出了，其禍不小。望神明遮過眾人眼目，搜不出真賊，方保無虞的。」

此時，包公走進他書房，想這奸臣平日還有許多奸端，今日趁此機會，細細搜查，或者還有什麼私弊、破綻處也未可知。四處查檢，只見書房內桌子上有一小匣，包爺揭開一看，有拆碎封面家書兩封。包爺拿起細看，這封書乃龐洪送與王正的第三次的原書。又一封乃是孫秀與岳父的。這兩封信一連今日敗露出來，由龐賊立心不善，作惡太過，所以，日久月長以來，失於檢點。當即拾起來看，龐丞相寫去回書也在此匣，未曾燒毀。只為這是他內書房中，除了龐洪妻子之外，家丁、使女俱不許進去。若樓外書齋，家人要進去，也得進去的。故二書留在內書房，他不以為意，今朝落來包公手內，平日機謀，如今一旦敗露。

包爺即將二書藏於身中，步出書房，說知四位大臣，俱各喜悅，說：「這龐洪往日用盡千般鬼計陷害狄王親，他今惡貫滿盈，反使奸謀盡露，雖有女兒勢力也不能遮蓋了。如若聖上仍要寬恕他，我等眾人齊口合攻，必要除了他的。」五位大臣正在言談，只見眾兵擁進大廳，上前稟明：「搜出幾樁精奇物件，藏在國太房中，是小匣兩個，藏了此物，不知是否？請列位老爺分辨。」此時五位大人開了拜匣，內有西遼王禮單一紙，眾人看過，將物件照禮單對過，一點不差。眾大人各說：「龐國丈欺君大逆，固罪重如山，國太也不能無罪的。」即吩咐兵丁將國太押解了，跟隨五位大人出了府門，進了午朝門。

五位大臣呈上贓物，奏明天子。當時龍心大怒，喝聲：「你這老狗才，如此欺孤，所行全無國法。如今真賊現在，還有何言抵賴？！」此刻龐洪雖極奸刁，也習不出來了，一見西遼物件搜到來，內心戰戰，呆呆俯伏金階之下，口也難開。又有呼延贊奏道：「臣等奉旨前往國丈府中，有內監王仁見了臣等慌慌張張，形狀甚是可疑，臣將他拿了，伏乞聖裁。」包爺也出班奏道：「臣在龐洪書房內，查出兩封書，一封是龐洪送與驛丞王正的；一封是雄關孫秀送與龐洪的。今臣帶進，上呈聖覽。」仁宗天子細看二書，罵聲：「老狗頭！好欺君誤國也，毫不念惜國恩厚享，只圖私利，謀害功臣。你與御弟均是寡人至戚，且同為一殿之臣，為何與婿同謀一心，必要除他，到底有何深恨？今已機謀敗露，快把真情招了，細細奏上來！」此時龐洪越發戰戰兢兢，說：「陛下哎，老臣罪該萬死！只求恩典，赦臣木石之軀，免臣身首之分，臣百世沾恩！」這奸臣已像磕頭蟲一般的，連忙叩不住，千言萬語地求天子開恩。這仁宗終於仁慈，見他苦苦哀求，心中不忍，有些回心轉意的光景。呼延千歲一看，說：「不好了，聖心有赦放奸臣之意了。如今若不趁此除了奸賊，何日得朝中安靜？」即出班奏道：「龐洪罪行滿貫，死有餘辜，按以蕭何六律，碎粉其屍，不足盡其咎，我主何用多疑？不若發與包拯，審明正法，伏惟我主准奏。」此時又有眾王爺、各位忠賢一同俯伏金階，同聲合奏說：「陛下哎，凡百姓人家有二，必須官員審斷明白，誰是誰非，從公定奪，國法森嚴。今若龐洪，乃官居極品之臣，孫秀職為司馬，二人既是王親，久蒙聖上恩寵，理該忠心報國，豈容私通外國？翁婿同謀，欲害功臣？倘狄王親身遭其害，西遼兵起，誰人退敵安邦？並且驛丞王正有無通同謀害之事，未曾明白。如若聖上親詢，恐費龍心，伏乞我主，發與包拯審斷明白，當罪則罪，當赦則赦，免使朝臣個個心懷深憤。陛下哎，春秋史筆還不謹言的，伏乞我主參詳！」

當下龐洪一人怎經得二大臣齊口齊攻，憑你有女兒作泰山依靠，也難擋數人推山大砲了。此日就是仁宗王聽了群臣之言，也再難分辯，只得允准奏言，就降旨：「命包卿審斷分明，回復寡人便了。」包爺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此段案孫秀也是同黨，必須降旨雄關，拿進京來，質對王正，也是應當審其詳。且王仁內監乃是龐娘娘打發進去的，臣疑必是通風藏寶之弊。龐娘娘也該到案質詢。」天子說：「包卿哎，若說孫秀，孤即降旨差官拿他回朝便了。若說宮中貴妃，諒也不敢欺寡人，豈有通風藏寶之弊？卿家休得心疑。」包爺一想，聖上心果偏受龐賊。如今欺君悖逆，尚且還這等捨不得這奸妃子。又奏道：「難免臣心孤疑，如若貴妃娘娘沒有通風藏寶之意，因何王仁天色尚未大亮就在龐府中的？聖上若交臣審辦，娘娘必要到案的。」仁宗王聽了包公之言，不覺氣惱起來，即開言說：「包卿必要貴妃到案，眾犯不必審了！」包爺說：「陛下哎，如此欺君賣國的奸臣，若不審明正法，將來我朝文武俱可效此為由，臣也要私通外國了！」天子聽了一想，這句話又是不錯的，便說：「包卿若要貴妃口供，須詢王仁的。若果貴妃有了罪，孤准依你正法便了。」包爺想來：「若逼他龐妃到案，尚恐連這班奸臣也審不成了，且待審斷後，再作理論罷。」只得稱言說：「領旨。」

又有呼延贊說：「臣有奏。」此時天子也恢恢煩絮了，便說：「呼卿又有何事奏聞？」呼爺說：「臣思龐洪私通外國，貪賊私己，屈害功臣，罪大如天。為此，臣將國太拿下，現有兵丁押在相府，作何定奪處分，伏乞聖裁！」當下，仁宗天子被大臣駁奏一番，心頭覺得不快，又見龐洪如此作為，龍心震怒，甚是不安。只聞呼爺奏說，已將國太拿下。嘆聲：「憑卿如何處分便了。」呼爺說：「龐洪罪逆已深，依臣愚見，其妻子均法不能容的。可將國太暫禁天牢，全抄家產入於國庫。其子亦須差官當即拿捉回朝牢禁了，待包拯審斷明白之後，問罪正法。」遂後，天子說：「眾卿之言，恰為不差，但罪名未定，也須從寬緩罷。」不知龐洪如何定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喪盡良心奸佞輩，過逾法律罪深入。